

小城常宁

崔建华

常宁当属秘境之地吧?哪怕是从未涉足此地的人,单听名字也能感受到其内蕴的静谧来——自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名“常宁”,至今一千两百多年的光阴里,这里都不动声色地任凭光阴流转着。天宝元年,大唐仍是盛世,唐玄宗与杨贵妃正如胶似漆,诗仙李太白正如日中天,挟着大唐遗风的名字——常宁,就此确定,千余年来都未曾改变。在她的版图上,北面的湘江与东面的春陵水形同天堑,南面的屏藩五岭更是古人难以逾越的天险,貌似坦途的西面则毗邻盛产异蛇、瘴雨蛮烟、古时流放之地的永州。所以,此处命中注定会是宁静的一隅。即便是秦皇汉武南征百越,黄巢全国转战,徐霞客孤身楚游,洪秀全北上建立太平天国,他们全都对此地无暇顾及,都只会借湘江的舟楫之便匆匆而过。倒是大儒王夫之乐得隐居于此,闲看花开花落、静观云卷云舒……

从北往南,常宁越来越高。南面的崇山峻岭都属于南岭山系的阳明山余脉。阳明山论面积要远大于五岭之一的骑田岭,偏偏却未能跻身南岭五岭之列。常宁南部山系距南岳如此之近,也偏偏不是衡山山系而划为阳明山余脉。如此地势,倒是让此处江河多浩荡南来、迤迤北去,只因不能冲破南岭的阻隔,而不得不舍弃离自己更近的南海,汇入长江后再奔东海而去。这是一方山水的宿命,一如历史中幸运而又尴尬的常宁城——战国时的楚地、三国时属吴国,说是南方的百越文明,却又被中原文明所主宰。身处湖湘文化圈,却又站在南越文化的边缘。湘楚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都在这里交

融碰撞,似乎谁都像,似乎谁都不像!南部的群山让此地文人多了很多遐想空间,历史上的“常宁八景”中,竟有两处与南部山系有关,一为“南岭霁雪”,一为“泉峰夕照”。清初时石鼓书院山长李继圣曾写诗《泉峰夕照》称,“矗起西南巨碧空,余光低遏万山红。”如今站在常宁城中远望,仍可见南面横亘着的座座山峰连绵不绝,且越远的山越高,全都融入了天空的蓝色里。近年来空气质量越来越好,很多日子里都能望见山顶风力发电机的绰约身姿。傍晚时分若有夕阳返照,群山都沐浴在夕阳的红光里,完全是一个多彩的世界。反倒是近处的山越发没了个性,要么浑圆的一团,要么平直的一列。山与山之间高高低低的稻田,轮回着葱茏和金黄,之间的日子则泛着粼粼的波光。

从冬到春,常宁的色彩越来越丰富。冬日里,天堂山巅的皑皑白雪在飘渺的云雾里闪耀,偶尔映入眼帘的几点或红或黄的帐篷,定是赏雪人躲风避雪的宁静港湾。春天里,罗桥的樱花、塔山的杜鹃、水口山的黄桃次第而开,与零散的桃李交相辉映,或粉、或白、或红、或紫,装点着常宁的青山绿水。西岭和白沙的牡丹、芍药也紧随其后,在春陵水畔的湿润气流中、在大义山脉的石灰岩山地悄然绽放,直至入夏。紧接着,洋泉、蓬塘的荷花又开了,清香扑鼻、绵延壮观的场景一直保持到夏意渐浓、秋意伊始。秋冬交汇时节,蔚为大观的油茶花漫山遍野地怒放着,如同被雪花覆盖一般,树上白花花一片,地面一片白花花,与悄然更换了脸谱、或红或黄的枫、柏、梧桐,深深浅浅地

为油茶林平添了几许生动的颜色。

小城被两条平静的河流环抱,一为宜水、一为潭水,二水切开南部的重峦叠嶂,带着南岭的湿热气息婉约南来,沿途左一条溪,右一条溪,常宁话称之为“小巷子”,像根须一样植入了常宁的体内,繁衍出一个个村落城镇,滋养着常宁的春夏秋冬。乡亲们的祖上大多由江西、四川等地迁来,因身处古郴州、永州、衡州的接合部,融合日久的赣方言、湘方言、蜀方言,以及土著瑶语一道,都在常宁大地上吆喝着,南腔北调——与耒阳、桂阳接壤就带着耒阳、桂阳腔,他们可都是三国名城啊,说不定就是汉之遗风呢!与祁东、祁阳毗邻就带着祁东、祁阳腔,那也是大唐气象吧,浯溪碑林的大唐风流还在啊!与衡南隔江相望的地方,则自然会染上一点衡南腔,那也不错的,古衡州官方法语遗存呢,妥妥的湘方言活化石!

从远古到现在,常宁的人文都是兴盛的。毕竟“代不乏学士文人踵生期间”,可“及考其生平撰述,传者十无一二焉……”有感于此,常宁人、清代“咸同中兴”时期安徽巡抚唐训方遂“采之郡县志、访其亲友及其子孙”“先后搜罗纂集成书”,编纂《常宁诗文存》一书十二卷,整理收录了常宁自北宋至清道光年间的大量诗文,其中不少作品都是从当时的孤本、残本上得来,让先人的作品在几近消亡的时刻终又重见天日,得以启迪后生——这是前无古人的壮举,解决了我们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问题,“俾后之学者开卷恍接其言”。某种意义上讲,常宁的鼎盛人文,源自训方,又始于训方……

夜晚,我沿宜、潭二水防洪堤散步,心潮澎湃间记下此文。银汉遥遥宇宙洪荒,一轮明月已悄然挂在天上!

永远的六十四班

王芳信

三年的同窗啊
五十年的别离
六十四班的魂牵梦绕啊
历久弥新,如痴如醉

一九六五年初秋
我们从全县各地来到衡南二中
来到六十四班
赶在“文革”前最后也是最好的时机
那时候
老师讲得有声有色
学生听得有滋有味
师生之间,如鱼在水
好老师啊
无论是健在还是作古
我们永远怀念您
永远不会忘记您

三年的初中生活,一去不回
五十年再回首,还残留多少断片陈迹
还是否记得
我的上铺下铺
他的前排后座左右隔壁
以及同桌递过来的橡皮
我的名字
他的外貌
连同篮球乒乓球球技
以及六十四班这个班级

还是否记得
餐桌上的南瓜汤
操场上的运动会
挫折中的相互安慰
考试前的相互鼓励
以及六十四班这个整体

还是否记得
为一道难题夜不能寐
为一个公式死记呆背
为一篇佳作沾沾自喜
为一次高分激动不已
为鲁智深倒拔杨柳叫好
为诸葛亮出师未捷叹息
为林黛玉被掉包流泪
为孙悟空七十二变称奇
还有
六十四班的生活趣事
六十四班的好学风气

还是否记得
水渠上的漫步嬉戏
渡河口的三五结队
以及湘江河岸的冬日余晖
那时候
天总是很蓝,湘江真的很美

回首当年,最无法抹去的是
关于“文革”的惨痛记忆
正是那场浩劫
你我直线人生多了曲线经历
六十四班的历史,伤痕累累

五十年前,我们
曾经幻想多多
曾经信心满满
曾经迷迷茫茫
曾经冒冒失失
曾经误会
曾经嫉妒
曾经争得面红耳赤
你说我“白专”,我说你思想有问题
如今,相逢一笑
在这鬓发斑白之际

同窗三年是缘分啊
五十年一聚又分别在即
道一声保重
道一声珍惜
难说再见
难说后会有期

六十四班的岁月
六十四班的情谊
六十四班的精粹
不一定在史册
在心里,在梦里
在你我的心里,在你我的梦里

茉莉花开

洋中鱼

阳台上有一盆茉莉,是妻子春节时买的。春夏交替之际,湘南一带的天气温暖湿润,阳光充足,虽然早就有了绿叶,但她的心事似乎只有在这个时节才苏醒过来。在我每天的观察中,那翠绿的叶子中开始是冒出来粒般的白点来,然后渐渐长大成雪花般,再开放成一朵朵洁白的茉莉花,不卑不亢,纤细狭长,而且香气浓郁,沁人心脾。

在茉莉花开的过程中,我仿佛看见了她的前生今世。中国民间有十二花神的传说,但茉莉花不在其中,因为她是舶来品。据汉朝文献记载:茉莉花最早起源于古罗马帝国,汉朝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达波斯、天竺,之后随印度佛教传到中国南海(今广州)。

历代咏茉莉花的诗词甚多,我独爱南宋江奎的《茉莉》诗。江奎一生穷困潦倒,曾浪迹于苏州、杭州、金陵、南昌等地,但他多才多艺,精通音律,诗词俱佳。江奎曾写过好几首关于茉莉的诗词,其中一首是:灵种传闻出越裳,何人提挈上蛮航。他年我若修花史,列作人间第一香。”读了他的这首诗,我脑海里就出现了一个可爱的人物形象:一个落魄的诗人,在苏杭一带的园林游览,当他闻到茉莉花香时,忍不住驻足陶醉,不再离开,并且吟出了上述诗句。

其实,无论是茉莉花,还是茉莉花茶,都是我的所爱。茉莉花,我读书时就已熟悉。而首次品尝茉莉花茶,却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那时候我在湘南家乡经商,有一次去长沙九如斋进货,该公司业务经理给我泡了一杯茶,我还没有接过茶杯,就闻到了一股花香,沁人心脾。问对方是什么茶,对方说是茉莉花茶。待茶稍凉,慢慢品尝,真是妙不可言。于是,马上进了一点货。而且从那以后,我就爱上了茉莉花茶。后来,到珠三角一带谋生,我也经常喝茉莉花茶。那时候我搞管理,有独立卧室,特别喜欢一个人一边读书,一边喝茶。每次,我都是先把茉莉花茶倒在玻璃杯子里,再用开水轻轻一洗,接下来就是静静地欣赏,看那茉莉花苞在开水中慢慢地充盈、绽放,并焕发出一种青春气息,小小的杯中也因此产生了一种美,一种赏心悦目的美。在这种心境下再去阅读那些美妙的散文和诗歌,简直就是一种神仙般的享受。

妻子是我在南方漂泊时结识的,可能是爱屋及乌,她也爱花,爱花茶。我们婚后回湘,在家里养了不少花,多为茉莉与茶花。在养花的过程中,我们也时常研究花,于是慢慢有了一种发现:无论是傲雪的红梅、富贵的牡丹,还是淡雅的茉莉,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芳香。而我等凡夫俗子,更近似淡淡的茉莉。我想,不管自己的一生过得多么坎坷或者平淡,只想像茉莉一样不卑不亢,与世无争,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要恪守良知,力争在熟人中间留下一个好印象,如同茉莉在人间留下一缕淡淡的清香。

